

全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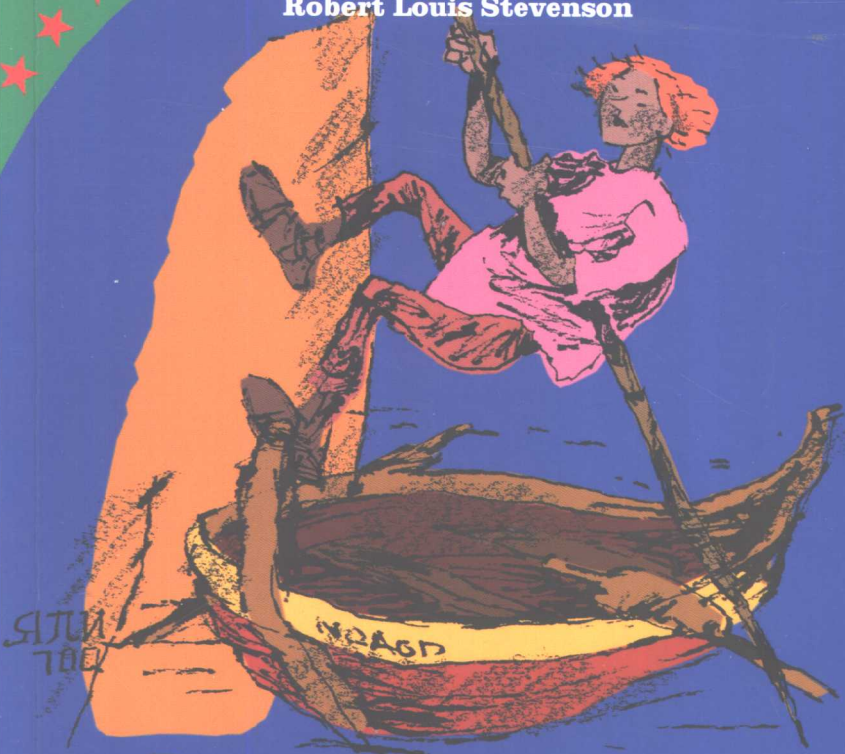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

The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hildren's Works
[Complete Ed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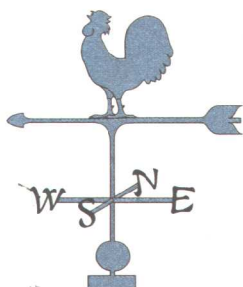
TREASURE ISLAND

宝岛

【英】R·L·斯蒂文森
Robert Louis Stevenson



SITUA
700



全译本世界儿童文学名著
The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hildren's Works
Complete Edition

宝 岛

TREASURE ISLAND

【英】R·L·斯蒂文森
Robert Louis Stevenson

译文 / 宗先鸿 于雪桐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Literature &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宝岛/(英)斯蒂文森(Stevenson, R. L.)著;宗先鸿等译.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9
(全译本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朱自强主编)
ISBN 7-80626-676-3

I.宝... II.①斯...②宗... III.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0722 号

书 名	宝 岛
主 编	朱自强
责任编辑	周海英 于 涉
封面设计	张亚力
插 图	张亚力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印 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开 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150 千
印 数	1-8 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26-676-3/I·185
定 价	120.00 元(全 10 册) 12.00 元(每册)

名家导读

斯蒂文森和《宝岛》

著名诗人、评论家 高洪波

一百多年前,英国孩子们中间传阅着一本有趣的书——这就是斯蒂文森创作的冒险小说《宝岛》(又译《金银岛》)。书中的故事是那样的惊险曲折:有凶狠的海盗船长,有汹涌滔天的波浪,还有不知名的神秘地图上标着的宝藏,以及围绕着宝藏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厮杀,拼搏……这一切都吸引着儿童读者天真的心,唤起他们的想象,激起他们冒险的欲望,同时也把一个纷纭复杂的人世间展现出来。因此,《宝岛》一问世即风靡一时。一百多年过去了,它的艺术魅力并未被时光流年所磨损,而以其独特的风姿,成为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少年儿童们的亲密伙伴。

那么,《宝岛》的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斯蒂文森的全名是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他1850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有名的灯塔建筑师家庭。当时英国海滨的灯塔,几乎一大半出自他的祖辈手中。但



是自小患病的斯蒂文森，却没有继承祖业，搞灯塔设计，他在大学学过土木工程，学过法律，最后成为一名作家。这也许是由于他从小就热爱书籍，喜欢幻想的结果吧！

斯蒂文森的成名作是《新天方夜谭》，这部书出版于1882年，是一部旨在揭露当时社会的腐朽与黑暗的诡奇怪异的短篇小说集。次年他出版了《宝岛》，三年之后，又出版了另一部反映苏格兰人民生活 and 斗争的小说《诱拐》。《宝岛》和《诱拐》的出版，奠定了斯蒂文森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此后，他还创作过剧本、诗歌、散文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如《一个孩子的诗园》这本儿童诗集。直到今天，仍是英国少年儿童特别喜欢的。由此可见，为广大少年儿童提供精美的精神食粮的斯蒂文森，终生保持着一颗温暖的童心。

✿ 由于作者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和神经衰弱症，它只活了四十四岁。1894年的冬季，斯蒂文森突然中风，逝世于太平洋中的萨摩亚岛。

《宝岛》以其生动的人物和惊险的故事情节，赢得了千百万小读者的喜爱。深入其中，不仅让读者提心吊胆，和吉姆同忧同乐，共同享受冒险的滋味，而且还能受到有关善良与正直、团结与友谊的教益。现实中的“宝岛”也许不存在，但艺术世界的“宝岛”却期待我们去发现、寻找。相信阅读这本书的少年朋友都会有所收获。



【英】R·L·斯蒂文森
Robert Louis Stevenson

目 录

第一部 老海盗

- 1 住在“本葆海军上将”旅店的老船长 1 1
- 2 “黑狗”出现了又消失了 9
- 3 黑券 17
- 4 航海用的大木箱 24
- 5 瞎子的下场 31
- 6 船长的文件 38

第二部 水手厨子

- 7 我到布里斯托尔去 46
- 8 在挂“望远镜”招牌的酒店里 53
- 9 火药和武器 60
- 10 航行 67



11	我在苹果桶里听到了什么	75
----	-------------------	----

12	军事会议	83
----	------------	----

第三部 我在岸上的冒险

13	我在岸上的冒险是怎样开始的	91
----	---------------------	----

14	第一次打击	97
----	-------------	----

15	岛上的人	103
----	------------	-----

第四部 寨 子

16	弃船的经过	113
----	-------------	-----

17	小划子的最后一趟行程	119
----	------------------	-----

18	第一天战斗的结果	124
----	----------------	-----

19	驻守寨子的人们	130
----	---------------	-----

20	西尔弗前来谈判	137
----	---------------	-----

21	敌人进攻寨子	144
----	--------------	-----

第五部 我的海上奇遇

22	我的海上奇遇的开始	152
----	-----------------	-----

23	潮水急退	158
----	------------	-----

24	小艇巡航	163
----	------------	-----

25	我降下了骷髅旗	169
----	---------------	-----

26	伊斯莱尔·汉兹	176
----	---------------	-----



27	八个里亚尔	185
----	-------------	-----

第六部 西尔弗船长

28	身陷敌营	192
----	------------	-----

29	黑券又至	201
----	------------	-----

30	君子一言	208
----	------------	-----

31	猎宝记——弗林特的指针	216
----	-------------------	-----

32	猎宝记——树丛中的人声	224
----	-------------------	-----

33	西尔弗的垮台	233
----	--------------	-----

34	尾声	240
----	----------	-----

第一部 老海盗

1 住在“本葆(bǎo)海军上将”旅店的老船长

乡绅(shēn)特里罗尼,利弗西医生,还有其余的那些先生们,早就要我从头至尾、毫无保留地写下有关宝岛的全部详情——只除掉它的方位,而那不过是至今那里仍有未被取出的宝藏的缘故。我在公元一七××年提起了笔,思绪回到了当年我父亲开“本葆海军上将”旅店的时候,当时那个棕色皮肤、带刀疤的老海员第一次到我们屋顶下来投宿。



我回想起他恍惚(huǎng hū)就在昨天,当他步履沉重地来到旅店门口时,他的航海用的大木箱搁在他身后的双轮手推车上。这是个高大、强壮、魁梧、有着栗色皮肤的人,粘乎乎的辫子耷(dā)拉在脏兮(xī)兮的蓝外套的肩部,粗糙的手上疤痕累累,指甲乌青而残缺不全,一道肮脏的铅灰色刀疤横贯一侧面颊。我记得他一面环顾着小海湾,一面径自吹着口哨,接着嘴里突然冒出了那支水手老调,日后他也经常地唱:



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胸^①——哟——哟——哟，再来郎姆酒一大瓶子！

那高亢(kàng)、苍老、颤动的嗓音仿佛汇入了绞盘机起锚时众人合唱出的破调门。接着，他用一根自带的像铁头手杖似的木棍子重重地敲门。当我父亲出来后，他又粗声大气地要来杯郎姆酒。酒送到后，他慢慢地啜(chuò)饮，像个鉴定家似的，一面细细地品味，一面还继续打量着四周的峭壁，抬头审视我们的招牌。

“这是个挺便利的小海湾，”最后他说，“而且酒店的位置也很讨人喜欢。客人多吗，伙计？”

我父亲告诉他不多，客人非常少，实在遗憾。

“那么好吧，”他说，“这是给我预备的好住处。过来，伙计，”他冲着推手推车的人喊道，“把车子靠边儿，帮我卸下箱子，我要在这儿住上一小段儿。”接着他又说，“我是个简朴的人，有郎姆酒、咸肉和鸡蛋就成，这就可以对着海湾看船下海了。你们该怎么称呼我？你们可以叫我船长。噢，我懂你的意思——瞧这儿！”说着他把三四枚金币抛在了门槛上。“用光的时候告诉我。”他说，神情严厉得像个司令官。

说真的，虽然他破衣烂衫，言语粗鲁，风度却一点儿也不像个在桅杆前干活的水手，倒像个惯于发号施令的大副或船长。那个推手推车的人告诉我们，他是那天早

① 礁石的名称。但英语中“胸膛”与“箱子”是一个字。——译者注

晨被邮车送到“乔治王”旅店门前的，在那儿，他打听了沿岸的小旅店。我猜想他是听说了我们这里不错，被描绘得挺僻静，于是由于它所处的位置而挑中了它。关于我们这位房客，我们就知道这么多了。

照常说他是个挺沉默的人。他整天带着架黄铜望远镜在小海湾一带转悠，要不就在峭壁上游荡，整晚坐在客房火炉旁的角落里，拼命地灌郎姆酒和水。大多数时候，别人和他说话他都不予理睬，只是猛然抬头瞪人一眼，像吹雾角^①似的哼一下鼻子。我们和到我们这里来的人们很快便学会让他自取其便了。每天，当他巡游回来的时候，他都会问是否有什么船员路过。起初我们以为他问这个问题是寻找伙伴，后来我们才开始明白他是想避开他们。每当一个船员到“本葆海军上将”旅店来投宿（时不时地有一些人来，要沿海边大道去布里斯托尔），他在进餐厅之前总会透过门帘窥探一番，一旦有一个这样的人在里面，他必定会像只耗子似的的不声不响。这事对我来说至少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得算他这种戒备心理的分担者。有一天他曾把我拉到一边，并且答应我，只要我帮他“留神一个独腿水手”，并且一旦那个人出现就向他通风报信，这样每月月初他就付给我一枚四便士银币。有好多回，当月初到来，我向他申请报酬的时候，他便会对我嗤(chī)之以鼻，还瞪得我低下了头，但是不等一周过完，他肯定好

① 用以警告雾中船只的号角。——译者注



好考虑考虑，给我那四便士，同时重申他那个要我监视“独腿水手”的命令。

那个人物怎样搅得我不得安眠，那是不必多说了。在暴风雨的夜晚，当大风撼动着房子的四角，碎浪咆哮着冲过海岸、跃上悬崖，我就会在一千种形象、一千种邪恶的表情中看到。一会儿是腿被齐膝砍断；一会儿是齐臀(tún)部；一会儿他又是个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长在身体中央的腿的奇形怪状的家伙。看他单腿跑跳着追赶我，越过篱笆和水沟，是最坏的恶梦了。总之，为了我那每月的四便士，这些想象出来的形状令我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

不过，尽管我一想到那个独腿的海员就那么恐惧，但还远远比不上其他认识船长的人对他本人怕得厉害。有些晚上，在他喝了他的脑袋支撑不住的过量的郎姆酒和水后，有时他就会坐下来唱他那些个邪恶、古老、粗野的水手歌曲，旁若无人，但有时他会嚷着轮流干杯，还逼着所有战战兢兢(jīng)的房客们听他讲故事，或者和他一起合唱。我常常听见房子和“哟——嗨——嗨，再来郎姆酒一大瓶”的歌声一起颤动，邻居们全都为了宝贵的性命、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加入到这歌声里来，而且一个比一个唱得响亮，生怕引起他的注意。因为在这些他发作起来的场合下，他就成了个最肆(sì)无忌惮(dàn)的人。他会用手拍着桌子要全体肃静，他会勃然大怒，暴跳如雷，有时是因为一个问题，有时则是因为没人提问题，于是他断定大家没好好听他的故事。在他喝得醉醺



(xūn)醺的、摇摇晃晃地上床之前,他不准任何一个人离开这个旅店。

他的故事吓坏了所有的人。那些可怕的故事净是关于绞(jiǎo)刑、走木板^①、海上风暴和干托吐加群岛以及拉丁美洲大陆的蛮荒地区和野蛮风俗的。照他的说法,他一定是活在被上帝放逐到海上的一些最邪恶的人们中间的。他讲这些故事所用的语言,就像他所描述的那些罪恶一样,大大震动了我们淳朴的村民。我的父亲总说这小旅店会被毁掉的,因为人们不堪忍受暴虐、压制以及战战兢兢上床的滋味,他们很快将不复光顾这里。但是我倒确信他的存在对我们有好处。人们当时是受了惊吓,可回过头来看,他们相当喜欢这样。在安静的乡村生活中,这是很好的兴奋剂。这里甚至有一群年轻人声称崇拜他,称他是“货真价实的船员”、“真正的老水手”,以及诸如此类的称呼,还说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英格兰才称雄海上。

✻
5

从某方面讲,说真的,他很有可能毁掉我们,因为他一周复一周,最后一月接一月地住下来,以致于他付的那些钱已经全部用光了,而我的父亲从不敢壮起胆子坚持要他加钱。如果一旦对他提及钱的事,船长就会用可以说是咆哮的那么大的声音哼他的鼻子,并且直瞪得我可怜的父亲倒着退出房门。我曾看到父亲在经历了这样的一次奚(xī)落后绞着双手,我相信一定是这种烦恼

① 昔时被海盜虏获的人,蒙着眼睛被迫走上突出于舷外的木板而终于落入海中——译者注



和恐惧大大加速了他不幸的早逝。

在船长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全部时间里,除了从一个货郎那里买些袜子外,他的穿着丝毫未变。他的三角帽的一角耷拉下来了,自那时起,他就让它那么耷拉着,尽管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我记得他外套的样子,就是他躲在楼上屋子里自己打补丁的那件,到后来,那件衣服上就满是补丁了。他从未写、也从未接到过一封信,他也从不和邻居以外的任何人说话,即使和他们交谈,也大多是在喝酒的时候。那个航海用的大木箱,我们谁也没见他打开过。

他只碰了一次钉子,那是事情接近尾声的时候,那时我可怜的父亲病情正每况愈下。利弗西医生在一个傍晚来看望病人,用了点我母亲准备的晚餐后走进了客厅,想抽口烟,等人把他的马从小村子里牵过来,因为我们的老“本葆海军上将”旅店没有马厩(jiù)。我跟着他走进了客厅,我记得我看到这位干净利整的医生,发套上搽着雪白的发粉,他的明亮的黑眼睛和翩翩的风度,同那些轻佻(tiāo)的乡下人,特别是同那个猥亵(wěi xiè)、笨拙、醉眼惺(xīng)忪的我们心目中的海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正喝得烂醉,胳膊搁在桌子上。突然,他——也就是船长——开始唱起了他常唱的那个歌儿:

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胸——哟——嗨——嗨,
再来郎姆酒一大瓶! 酗(xù)酒和恶魔使其余的人都丧

了命——哟——噤——噤，再来他郎姆酒一大瓶！

起初，我把“死人胸”想成了同一概念的他楼上前屋里的那只大箱子，而这想法又和我恶梦中的独腿水手搅和到了一块儿。但是，到了这会儿，我们对这支歌都不怎么特别在意了，这个晚上，它只对医生来说是新鲜的，而我察觉到，就是医生，对它也毫无赞赏的表示，因为在他同花匠老泰勒(lè)谈话的过程中，他很愤怒地抬头望了一下，接着就又谈论起关于治疗风湿病的新药方来。同时，船长逐渐被自己的歌鼓动起情绪来，最后他玩起了我们都知道的那一套，用手拍面前的桌子——安静。声音立刻平息下去，只有利弗西医生一如既往地讲着，声音清晰悦耳，在每一句话间还轻松地抽一口烟斗。船长盯着他瞅了一会儿，又拍了一遍桌子，更为严厉地瞪着他，最后用恶狠狠、低沉的声音咒骂起来：“安静，上下甲板都给我安静！”



“你是在关照我吗，先生？”医生说道，而当那个恶汉用另外一声诅咒告诉他是这样时，“我只对你说一件事，先生，”医生回答说，“这就是，如果你继续酗酒的话，这世上很快将减少一个肮脏无比的恶棍！”

这个老家伙的暴怒是可怕的。他跳了起来，拔出并打开了一把水手用的折叠式小刀，摊开在他的手掌上，好像是恐吓医生，要把他扎到墙上去。

医生岿(kuī)然不动。他转过头来，用和刚才一样的声调侃(kǎn)侃而谈，声音略微高些，以使全屋的人都



船长 —— 开始唱起了他常唱的那个歌儿：

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胸 ——

哟 —— 嗨 —— 嗨，再来郎姆酒一大瓶！

酗酒和恶魔使其余的人都丧了命 ——

哟 —— 嗨 —— 嗨，再来他郎姆酒一大瓶！

.....